



联合国



PROVISIONAL

S/PV.2175

1 December 1979

安全理事会

CHINESE

第二一七五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一日星期六晚九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陈楚先生

(中国)

成员国： 孟加拉国
 玻利维亚
 捷克斯洛伐克
 法国
 加蓬
 牙买加
 科威特
 尼日利亚
 挪威
 葡萄牙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赞比亚

凯泽先生
 帕拉西奥斯·德比西奥先生
 胡林斯基先生
 勒普雷特先生
 恩东先生
 米尔斯先生
 比沙拉先生
 克拉克先生
 奥尔戈尔德先生
 富特谢尔·佩雷拉先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安东尼·帕森斯爵士
 麦克亨利先生
 卢萨卡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美国铝业公司大厦，A-3550室）。

下午九时二十五分会议开始

向前任主席致谢

主席：请允许我代表安理会成员对担任安理会十一月份主席成功杰出地主持安理会极困难工作的玻利维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帕拉西奥斯·德比西奥大使表示我们诚挚的感谢。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五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3646)

主席：按照第二一七二次会议所作的决定，我邀请斯里兰卡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邀请，费尔南多先生（斯里兰卡）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还要通知安理会各成员国，我已收到了埃及和利比里亚代表的来信，其中他们要求应邀参加安理会对议程上本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我提议在征得安理会的同意后，按照宪章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有关规定，邀请这两个国家的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由于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埃及）和塔布曼先生（利比里亚）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要通报安理会，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代理常驻联合国代表贾马尔·谢米拉尼先生曾正式通知将要卸任的安理会主席说他奉政府命令，伊朗不打算出席今天晚上的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恢复审议议程上的本项目。我要促请安理会成员注意他们收到的下列文件：第 S/13648 号文件，这是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巴基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第 S/13659 号文件，这是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美洲国家组织常设理事会主席发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电报；第 S/13667 号文件，这是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几内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第 S/13668 号文件，这是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三十日爱尔兰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麦克亨利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二十七天以前，一批受有训练的武装示威分子闯入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逮捕了 63 名美国和其他国籍人士。其中十八名获释。至少有五十名美国人仍然在押。

象世界各地的外交人士一样，这些被劫持作为人质的人士按照各国能够提供的最庄严保证——按照条约和国际义务各国政府应享的主权保证——都应得伊朗政府的保护。

各国政府当然保有要求外国外交人员离开其领土的权利。但是不论根据惯例、道德、条约或人类通性所制订的每一种国际行为标准均支持不得侵犯外交使团人员和外交财产这一原则。甚至在两国关系最恶劣的时刻都得尊重外交人员的安全和健康。

伊朗要求倾听它的抱怨和按照它的抱怨采取行动。然而伊朗和代表它发言的政府当局却背弃了最基本的国际义务。它们劫为人质的那些人的工作正好是促进交往和消除歧见，从而导致各国间的谅解和协议。

无论我们对其他问题有怎样分歧，我们都不能忽视这一事件同我们大家的含意。

全世界也不得不看到这些外交代表正在有辱人格的条件下遭受劫持。他们受到威胁、捆绑、孤立、不许说话和通邮。甚至他们的下落不明。我们在这个会议桌周围开会的所有人士也都是我们国家的外交代表，和现在被监禁在德黑兰的那些外交人员一样负有相同的职责，并受到相同的法律和行为规则的保护。现我们大家应该大声疾呼，要求将他们释放并坚决要求在他们得到释放以前给予他们基本的人道待

遇，包括公正的观察员对他们的每日探访。

联合国的许多会员国，包括安理会的若干成员国，都曾发生过大使被杀，外交人员受伤和大使馆设施被破坏等情事。每次发生这类情事，国际大家庭微妙的体制都受到损伤，不过都作出种种努力来治愈这些创伤。在德黑兰发生的这一情况有着一种特色，它不同于对国际外交纽带所作的其他袭击。在伊朗，是伊朗政府本身为劫持外交人员作为人质的暴行辩护。这种情况是不能容忍的。

美国坚决要求释放它的外交住所。这些都是不容谈判的事情。美国要伊朗当局对现在被监禁的美国人的安全负完全责任。

今天，我是为美国在伊朗的人质讲话，因为疯狂和变幻莫测的事件，因为他们被劫持期间受到不人道待遇，因为伊朗当局威胁采取又一种非正义的行为——审判，他们处于危险之中。

环顾全世界，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许多国家都在个别和集体的声明中表示它们反对这一违反国际法的事件并要求立即释放人质。为了坚持构成国际文明行为核心的各项原则，国际上这次表示了具有压倒优势的关切和支持，对此，我们表示感激。

安全理事会主席在代表安理会成员发言时曾两度紧急呼吁释放人质，对此，美国也本着这种精神，表示赞赏。

大会主席曾两次发言雄辩地支持此项呼吁。

联合国秘书长则不断地工作来消除这个危机。

但是，迄今没有得到伊朗当局令人满意的答复，人质仍旧没有得到释放。

我们在此聚会是要确定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对于谈及不公正、大声疾呼反对前冤和要求谅解的热情呼声，我们都是听得进去的。关于这一事件的任何怨言都可以在适当的讲坛上发表。

此外，我们一开始就说过，美国仍然愿意在一旦释放人质的时候同伊朗当局讨论双方存在的分歧意见和寻求解决办法。

但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一面要求公正，一面却又不给予手无寸铁者公正待遇。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一面破坏国际大家庭最基本的准则，一面却又指望国际大家庭帮助解决它本身的问题。用最简单的话来说，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一面违反和无视法律，一面却又想得到法律给它的好处。

如果不是达到协议保护和尊重我们指派代表我们主权和解决我们的分歧意见的那些外交人员，试问国际社会还能够达成什么协议呢？

现在有人把对和平的威胁推到新的顶点，这对于伊朗来说是多么的不幸，对于全世界来说又是多么不幸。伊朗最强有力的喉舌一直在鼓励邻国的暴乱，对流血杀戮只知宽容而不加以谴责。此外，伊朗就目前危机对美国所作的完全没有根据的指控只能使局势火上加油。

美国自有史以来，一直把所有人民均有选择礼拜的自由视为一项基本原则。由于这一历史和长期的交往，我们尊敬和尊重伊斯兰教领袖和这个伊斯兰国家。

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是联合国和美国外交政策的宗旨，它当然包括尊重伊朗的领土完整、政治独立和主权。我们尊重伊朗人民通过他们自己选择的制度决定他们自己前途的权利，我们大家都必须承认他们的决定。

美国总统在代表一个统一而坚毅的国家发言的时候已明确指出我们正在寻求这一争端的和平解决办法，所以美国本着这一精神和为了努力治愈过去的创伤而求助于安全理事会和大会。也是本着同一精神，美国已开始在国际法院提起诉讼。

在美国有着统一的意志，需要和平的克己感受，寻求和平方法使这个纠纷获得公正结局的决心，还有为了保护我们的同胞和法治做那些必须做的事的决心。所有的美国人都有统一的意志。但是，可别弄错了。在那种克己的表象下面正在翻腾着美国人每日在电视上看到他们的同胞受到新的威胁和凌辱时所正当地感到的怒火。

人质必须释放。

奥尔戈尔德先生（挪威）：挪威代表团欢迎并完全支持秘书长提请安全理事会召开这次紧急会议。我们和他一样对这一严重局势感到关切。我们对为了取得人质的释放和消弭危机所作的不懈努力表示赞扬。

挪威政府坚定的看法是扣留在伊朗的人质必须立刻释放，不得拖延。劫持人质，不论其目的如何，都是完全不能接受的，都是必须反对的。占据德黑兰美国大使馆，劫持其中的工作人员，等于公然违反了载诸一九六一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国际法基本原则，而且伊朗还是该公约的缔约国之一。

安全理事会主席于十一月九日代表安理会成员国所作的发言清楚地申述了这个观点。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又再度强烈地申述了这个观点。现在是伊朗当局遵从这一再的呼吁的时候了。

安理会作为一个整体有责任富有建设性地帮着按照公平原则和国际法原则探索和平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但是，伊朗政府必须先遵照安理会的呼吁办事，安理会才能审议这个事件的其他方面。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在他的国家受到严重考验的时候表现出有勇气的、成熟的领导能力，挪威对此向他致敬。我们完全支持他寻求和平解决办法的决心。美国要求释放人质可以指望国际社会的支持。伊朗学生得到伊朗当局默许的行动不但是对美国的挑战，同时也是对我们大家的挑战，因为指导国家之间关系的国际法基本原则不容侵犯，关系到我们的共同利益。

最后，其他北欧国家——丹麦、冰岛、芬兰和瑞典——的政府授权给我声明，他们愿意在这次安全理事会上与我们一起对在德黑兰被劫持的美国外交人员的命运表示深切的关怀，因为这违反了国际条约和国际社会长期以来尊重的国际行为准则。他们也坚定地支持秘书长采取的行动和安全理事会主席要求立刻释放人质和他们安全返回自己国家的呼吁。

富特谢尔·佩雷拉先生（葡萄牙）：我首先要代表葡萄牙代表团向秘书长表示

最深的谢意，他为了替这个最严重的局势寻求解决而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我们在此聚会就是为了审议这一局势。也正是这一局势促使他要求召开这次会议。

葡萄牙政府认为，在德黑兰发生的对美国大使馆的袭击、劫持美国外交人员作为人质，尤其是这些行动得到伊朗领导人的批准，不但违反了最基本的人权、同时也违反了国际法基本原则。对象联合国这样的组织，这些基本原则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听到伊朗领导人说，这些人质在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受到虐待。我们衷心希望如此，但是漫长的四周以来他们在曲辱的环境中被剥夺了自由、不能与外界联系，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容宽恕的残忍的非人待遇。

在任何国家，法治是一般人民不受压迫与暴政的最佳保障。同样地，在国家之间，国际法是小国、穷国和弱国对付富有的强国的唯一保障。

作为主要负责维持和平与安全的联合国机构，安理会有责任毫不妥协地保卫和维护国际法和能够使冲突和平解决的原则和程序。

国际关系的体系是几经艰难才建立起来的，而外交豁免权是它的一个重要支柱。葡萄牙政府在十一月二十日发表的声明中明确指出：

“侵犯外交豁免权……严重地破坏了国际关系准则，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使它合法化或为它辩解。这些原则是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纽约防止和惩罚对受国际法保护人员进行犯罪行为公约的主要内容，而伊朗是这两项公约的缔约国。”

公认的外交行为守则和所有国家都同意互相授予的豁免权的法律事实上是国家间和平共存和有理性地讨论国家间现有分歧意见的必要条件。

没有这些守则和豁免权，整个国际关系就无法进行，我们甚至就坐不到这个会议桌上来。

正是因为违反这些守则从根本上威胁到社会与政治结构不同的国家——常常也是利益相左甚至处于公开冲突的局面的国家——进行和平对话的可能性，所以这一

违法事件才对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如此严重的威胁。

如果上一任伊朗外交部长最近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信仍然可以认为是表达伊朗领袖的观点的话，那么伊朗似乎希望让安理会分析该国上一个统治者和他在国内国外的支持者为该国的今日局面应负的责任。

当然联合国每一个会员国都有权利提请安理会注意任何属于其职权范围的问题，但是我国代表团认为我们不能忽略几件有关的事实。

第一，编写过去的历史似乎不是安理会份内的事。第二，安理会是否有权限对被推翻的政权作出裁决，令人怀疑。第三，也是最明显的一点是，使我们不得不在这里开会的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是根源于一个月以前美国外交人质在德黑兰的被拘留，而不是当时可能导致他们被拘留的事件。

因此，葡萄牙代表团认为，必须首先消除这一个威胁，也就是说，应先释放那些人质之后才能讨论可能造成当前危机的往事。到那时候，也只有到那时候，国际社会才能将其全部注意力放在伊朗在联合国有关机构和所有其他适当的国际组织中提出的问题上。

想要利用联合国机构的国家必须遵守国际法的基本守则。假如它们不尊重它们已经签订的协定中所承担的原则和许诺，那么它们就失去了指控他人的道德力量。

葡萄牙代表团对于伊朗决定不参加这次会议深表遗憾。一周前会议休会就是为了让伊朗有参加的机会。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希望伊朗目前的领袖会顺从向他们发出的所有呼吁，立刻释放在伊朗境内真诚地仰仗着他们东道保护的外交人员。不论伊朗可能觉得它对美国有什么抱怨，这样做，只有这样做，才符合伊朗文化的光荣传统，才符合伊斯兰教义中体现的基本公正原则。

在结束我的发言之前，我代表葡萄牙代表团的所有成员向我们拘押在伊朗的同行表示个人的声援。这时，他们一定希望他们的外交界同行，不论在世界上那个角落，都在尽一切努力争取他们的释放和重新得到他们的自由和尊严。

安东尼·帕森斯先生（联合王国）：我们难以低估这一局势的严重性，因为这个局势促使秘书长采取他极少采取的行动，根据《宪章》第九十九条提请安全理事会关注此事。

我们都非常感谢安理会十一月分的主席，玻利维亚大使，和秘书长，因为他们为了早日解决我们面临的这个问题在几周内不懈地进行了积极的活动。

在伦敦众议院最近的一次发言中，我国首相指称，夺取美国大使馆是对全世界外交关系的严重破坏。她接着指出，我们要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尽一切力量协助我们处于困境的美国朋友和美国人质。

在伊朗发生的事件不仅明显地违反了国际法，而且给人质及其家属造成了很大的痛苦。英国代表团仅向他们表示最亲切的同情。

从过去十八个月来的各种事态发展中，我国代表团和全世界都知道伊朗人民对于该国上一个政权所持有的极深的恶感。我们也获悉，伊朗人民相信他们的人权曾经遭到严重的侵害，国家的财富遭到鲸吞。十一月三十日，欧洲共同体九国的国家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在都柏林发出一项声明，表示他们了解伊朗人民对于他们国内发生的变革所给予的重视。

虽然如此，但是这些情感，无论多么强烈，都不能成其为侵犯外交财产和劫持人质的理由。在我提到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九个成员国的声明中强调的一个基本点是外国使团应得到保护。不遵守这项原则和以劫掠人质向各国政府施加压力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声明还接着指出，所有政府都有责任强烈地反对这样违反国际法的事件。

我重申该声明中的呼吁，要求伊朗充分尊重他人的权利，遵守指导国家间关系的既定原则。我最强烈地敦请伊朗当局，保证人质的健康、立刻采取行动在完全安全的条件下释放他们并让他们返回他们自己的祖国。主席先生，这是你的前任，主席先生，代表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国在上个月发出的呼吁的主要内容。释放人质是

和平解决伊朗与美国政府之间其余问题的根本先决条件。

我国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在获致完满解决以前必须继续审议这个问题。主席先生我敦请你和秘书长继续寻求各种办法实现我们眼前的目标——早日释放人质和让他们安全返回美国。

恩东先生(加蓬)：美利坚合众国和伊朗之间的现有关系所造成的局势非常严重，须要安理会进行彻底审查。本组织秘书长受人欢迎地主动要求召开这次会议是没有错的。

主席先生，鉴于前任主席帕拉西奥斯·德比西奥大使曾提到这样的局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因此，我要借此机会向秘书长表示赞赏。关于这一点，我国代表团要说，它是多么地深切关注着正在发展中的事态。的确，如果让感情和冲动任其发展，不仅该区域，而且全世界的和平，安全和稳定都会受到严重的威胁。在这里无须重述其后果将会造成多么大的祸患。

使用力量，不论是军事上的、经济上的、精神上的或是其他的力量，都会一事无成，因为它意味着对人完全缺乏尊重。也许可以这样说，目前的局势说明有人蓄意不顾这一原则，这使我们大家感到十分痛惜。

这一明显主张的确实性一经承认，理所当然地解决这一争端的最好办法就是和平对话。这是唯独能够产生对人尊重的办法。无疑地，伊朗目前形成一种精神力量是必须加以考虑的，尤其是因为这个国家，这一古老文明的摇篮是从自己内部获得力量的。但是，如果要人们如实地承认这种力量，它就不能违抗普遍公认的原则，因为正是这些原则授与它严肃性，而没有这种严肃性它便不能充分发挥其国际影响力。因为，除非它想要处于孤立的地位，否则任何国家都不能一方面自认为是国际社会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把给予它权利的那些原则置之不顾，而且，那些原则得到了一切体制（包括宗教、政治或哲学方面的体制）的公认。

事实上，我在一份主要的法文日报上读过一篇由高等研究学院研究主任马克西姆·罗班松先生所写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说道：

“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回教世界的国家，也象其他人一样，必须与外国谈判。从史前时期以来人们就公认，没有保护谈判者的规则便不能进行谈判。被称为伊斯兰法的这一套广博的理想标准很少论及这一问题。它谈到信仰者的权利和义务或信仰者社会的权利和义务。但这些规则是从伊斯兰教以前阿拉伯习惯中所衍生出来而后经伊斯兰教所确认的，按照这些规则，一个信徒可以对非回教徒的真正或可能的敌人——称为‘阿门’——给予安全引导或保护。外交使节自动地享有‘阿门’的特权。”

作者最后说“对伊斯兰教也是一样，外交豁免权是一个神圣的规则”。

尊重这些外交惯例对我们这样的国家甚至更为重要，因为面对强权政治和一切形式的霸权，我们这样一些国家的存在都幸亏是因为承认这种国际法。也正是因为承认国际法，尽管我们之间存在分歧，深刻的对立和各自的尺度，我们才会在这间会议厅里坐到一起。

因此，尽管我们同情伊朗人所维护的事业，我们还是不得不表示遗憾；一个使馆的外交人员和使馆馆舍居然成为侵犯和扰乱的目标，因为我们不妨回忆一九六一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二条款的规定说：

“使馆馆舍不得侵犯。接受国官吏非经使馆馆长许可，不得进入使馆馆舍。”

因此，我们完全赞成，并仍然同意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九日安理会主席的声明：

“……最强烈地要求立刻释放在伊朗被拘留的外交人员，并向他们提供保护。”(S/13616)

如果说在原则上我们的态度是明确的，那么从这件事所得到的教训也同样是明确的。的确，这件事十分有力地证明力量并不一定寓于权力之中，在这一互相依存的世纪，由于每一件事情的完成都要靠我们大家在本国际组织中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密切合作，因此这就不是一个对立的时代而是一个协调相处的时代。这就是加蓬总统在其题为《国际对话》的著作中所提到“国际对话”的主要条件。

在我们看来我们不应使“充满悲惨的天际”更加黑暗，相反最重要的是必须设法使它光明，恢复它以前的晴朗。毫无疑问，这两个主要的有关方面——伊朗和美利坚合众国——是相信这一点的。正是由于寻求在原则上立刻释放人质的和平解决办法，加蓬代表团才支持安理会采取的任何可能结束这一冲突的新的主动行动。

勒普雷特先生（法国）：应秘书长的请求，安理会决定开会表明它严重关切美国和伊朗之间目前关系紧张的可能影响。我要说明我国代表团同安理会其他成员国一样，对伊朗局势最近的发展表示同样的关切，我们充分支持终止这一严重危机的努力。

我们要尤其为秘书长过去几周的工作向他表示感谢。主席先生，我们也要为前任主席所发表的呼吁，表现的坚忍，灵活和沉着，向他表示敬意。

法兰西共和国部长会议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开会之后表示，法国认为最为重要的是尊重国家独立的原则和各国人民自由决定其政治、经济和社会选择的权利。这种认识一直指导着法伊关系中我们采取的行动和我们对伊朗革命的态度。

我们准备听取伊朗在我们有代表出席的国际集会中表述它的愿望。

同样地，法国承认伊朗革命的现实和意义；十一月二十七日对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电视访问证实了这一点。可是，总统还强调了不能接受对国际法的任何违反，尤其是强调了不能接受劫持把外交人员作为人质，因为全世界的外交人员都受到所有国家尊重的各种公约的庇护。

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和指导国家间关系的一般规则，特别是关于外交豁免权的那些规则，都是按照普遍法则，适用于所有国家和所有情况。它们是在历史过程中被确立起来以便维持国际关系的和平性质。这有利于所有国家，并且和强国比较起来，对弱国甚至更为有利。

这不是法国单独的意见，而且也是欧洲共同体各国的意见，欧洲共同体九个成员国和政府首脑理事会于十一月三十日在都柏林举行的会议上强烈地重申了这一点。实际上这也是国际社会所有成员的意见。

因此，法国虽然理解伊朗人民的感情并认为他们的指控值得考虑，但是还要再次迫切呼吁，要求让人质平安地回到他们的祖国和担忧他们的家庭，同时通过国际法所规定的办法为我们开会讨论的这一悲剧性局势找出一个解决的办法。

帕拉西奥斯·德比西奥先生（玻利维亚）：主席先生，请允许我为你对我说的十分友好的话，向你表示最真诚的感谢，我也谢谢安理会其他成员所说同样的话。在我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秘书长及其助理人员曾给我协助和经常的合作，我对此也要向秘书长致谢。

对于最近在德黑兰发生的美伊关系的严重事件，我国代表团表示深切的关注。这些事件的影响不仅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而且严重地威胁到国际体制的稳定性，因为这种稳定性的基础是对基本的和普遍接受的国际法原则的尊重。因此，秘书长要求召开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的决定，是再不能更加明智和更为适时了。

在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九日提出并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安理会正式会议上重申的声明中，安全理事会对违犯现行国际公约在德黑兰长久拘禁美国公民一事，表示一致的关切。安理会并呼吁伊朗政府尽快释放所有外交人员，并给他们必要的保护。

同样地，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美洲国家组织常设理事会——我国为理事国之一——通过一项声明，其主要部分说：

“……占据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劫持该使馆人员作为人质的行动，明显地违反了国际法的原则和规则，而且还可能构成破坏国际间和谐共存的因素。

“呼吁伊朗政府遵照普遍公认的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终止占据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释放所有人质，并向他们提供充分的安全和适当的保障。”（S/13659）

这样的声明有力地说明国际社会对这一既成事实的态度。劫持外交人员作为人质，并有政府的明显支持，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先例，所有国家都必须避免。否则，混乱就会取代国际社会最基本的规则。

玻利维亚代表团对伊朗代表团正式请求推迟安全理事会对这问题的正式审议给予有利的考虑，因为我们坚决相信，伊朗政府最高级代表出席会议，才有可能进行积极的对话。交换意见和谈判，对于和平解决国家间的争端和发展良好关系来说，即使不是唯一的办法也是最适当的办法。当这样的交换意见得到世界最重要的政治组织之一——安全理事会的支持和赞助时，就更加是这样。

为了这些理由，我国代表团对伊朗政府决定不参加现在的讨论深表痛惜。虽然如此，由于没有其他办法，安全理事会必须对这样的挑战作出适当的反应。我国代表团认为，这就是说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尽一切的努力订出一项方案，让积极的谈判能够开始和发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国代表团认为，我们所依赖的秘书长的参与和斡旋，现在和以后都具有根本的重要性。

在审议目前这一问题的时候，我国代表团主要和基本的关切是人道性质的。我们认为必须迅速释放，不，立即释放人质。

在这方面，我们不说条件，不说任何预先的要求，怀着玻利维亚人民和政府对伊朗人民——不结盟运动的兄弟人民——的尊重 and 了解，在他们所经验到的历史上的困难和激动的时刻，我们只想提出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如果目前握有决定权力的伊朗领袖们有利的考虑国际社会的紧急呼吁，其国家的国际观瞻和谈判地位就会大为改进。

凯泽先生(孟加拉国): 孟加拉国完全和秘书长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给安理会主席的信中所表示的关切一样, 认为美伊关系间发生的严重局势严重地威胁到和平与安全。 从那时以后, 随着紧张局势不断升级, 整个局势也更加恶化。安理会必须极其紧急而且认真地关注该地区——事实上是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所受到的威胁。

在这方面, 作为安理会的一个成员国, 孟加拉国认为重要的是回顾11月9日安全理事会主席的声明和10月27日他以安理会全体会员国的名义强烈重申的一致通过的呼吁, 要求释放并保护1979年11月4日以来拘押在伊朗的外交人员。

孟加拉国坚决认为, 遵守《联合国宪章》各项原则以及国际法和公约是一切会员国必须履行的义务; 遵循并倡导这些原则和公约是一切国家最根本的保障。

安理会应该根据是非曲直, 审议伊朗政府所指责的前一政权的非正义行为和侵犯人权行为。 鉴于伊朗代表缺席, 我们请秘书长同伊朗政府联系并且对它保证, 如果伊朗将其指责提交安理会, 这一指责将会获得充分和公平的审议。 孟加拉国将全力保证伊朗的指责将会按照国际法获得公平和公正的审议。

孟加拉国一贯坚决遵守《联合国宪章》原则及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 并且按照伊斯兰的容忍、怜悯、宽容大量以及尤其是和平与正义原则, 因此我们认为安理会必须探索一切可能的途径, 以争取用和平体面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共同作出最大的努力, 以消除目前的紧张局势, 并且力行克制, 以期按照国际法, 通过谈判, 达成解决办法。

在这方面, 我们高度赞赏秘书长为寻求和平解决这个危机所作出的努力。 我们向他保证, 我们将会对他继续作出的努力提供最充分的合作和支持。

我们希望, 目前的讨论将会很客观而且富有建设性。

这是我的初步意见。 我们保留稍后再度发言的权利。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美利坚合众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现在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关切，而且也是安全理事会成员国审慎注意的问题。

关于德黑兰美国大使馆被接管的问题，苏联原则立场的出发点是必须尊重外交特权和豁免权。苏联赞成恪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苏联代表团在安全理事会中经常解释此一立场。苏联代表团根据此一立场，同安理会所有其他成员国一样，支持安全理事会主席关于遵守外交人员和房舍不可侵犯原则和必须迅速释放拘留在伊朗的美国外交人员的声明。我们此项立场是原则立场，它仍旧不变。

今年11月24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先生在波恩的一次记者会上说：

“我们支持遵守关于尊重有关国家代表外交豁免权的相关的国际公约。在安全理事会讨论本问题时我们就是采取此一立场。因此，美国政府和伊朗政府都知道我们的这一立场。我们希望将会找到当事双方都满意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可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当事各方必须表现出耐心、必须保持冷静；应该排除感情用事的可能性。”

苏联正密切注意我们的邻国伊朗去年发生的历史性的转变。年青的伊朗共和国正面临着难题，因为它试图克服被推翻的伊朗国王政权留下的沉重包袱。已经掌握自己命运的该国人民，正在解决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民族问题。

苏联极为同情伊朗人民为了他们的利益、他们的民主权利和他们的真正独立而进行的斗争。苏联在它同伊朗的关系中一向遵守尊重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不干涉内政等原则。我们完全了解伊朗人民希望恢复受到前政权践踏的正义。此项愿望应该得到照顾。

最后，苏联认为有必要再度重申它的立场，那就是不论那个国家违反了《维也

纳外交关系公约》，都构成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作为该《公约》的一个缔约国，苏联认为必须在安全理事会里重申此项立场，并希望美利坚合众国和伊朗间的这场冲突将在遵守《公约》的基础上，获得双方都满意的解决。苏联代表团从此项原则立场出发，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安全理事会必须采取行动，以期真正有助于迅速解决美利坚合众国和伊朗之间发生的这场冲突。

卢萨卡先生（赞比亚）：安全理事会无疑正在审议一项棘手的紧急问题。我们以焦虑和极为关切的心情注意着美国和伊朗间关系的发展。我们知道两国对损害了伊美关系的各项问题都抱有强烈的感情用事态度。

赞比亚认为，联合国秘书长按照《宪章》第99条赋予他的权力行事是正确的。S/13646号文件所载秘书长的信清楚地提出了安理会正在处理的这些问题。

一方面，我们面临着德黑兰美国大使馆被霸占、美国外交人员继续被扣留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还听到伊朗政府要求补偿该国前政权据称犯下的不义行为和对人权的侵犯。这种情况引起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面；秘书长已经承认这种紧张局面威胁到了国际和平与安全。

赞比亚同联合国许多会员国一样，一向主张应该在国际关系上严格遵守法治。我们在讨论安全理事会目前的议程项目时，必须承认到，继续占领美国大使馆和扣留驻伊朗的美国外交人员是不符合国际法的，它违反了有关外交特权和豁免的各项有关公约。我国政府按照此项准则并基于人道主义的理由，已经同其他国家一起，要求在不影响伊朗在有关它同美国争执的其他问题上的立场的条件下，立即撤离美国大使馆，并释放外交人员。

我国代表团希望安全理事会这次会议将有助于早日释放美国人质而且希望有助于美伊关系的正常化。我国代表团愿意同安理会其他成员国一起重申早先通过其前任主席提出的释放人质的呼吁。我们还愿意同其他国家一起鼓励伊朗和美国在秘书长的主持下开始就伊朗的抱怨直接进行谈判。在这方面，我希望强调我国政

府坚决赞同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的原则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

最后，我要重复秘书长的呼吁，要求有关各方在这一事件中力行克制并且不屈不挠地寻求和平解决的办法。

克拉克先生（尼日利亚）：1979年11月27日，当由能干的主席玻利维亚大使帕拉西奥斯·德比西奥先生主持的上一次安理会会议休会时，我国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不屈不挠地继续作出迫切的努力，以期以和平方式解决美利坚合众国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间发生的悲惨的危机。我们继续这样认为。

按照1979年11月25日秘书长的信件和《宪章》第99条召开的那次会议，充分强调了这次危机所涉基本问题可能创立的严重的先例。我们希望向秘书长表示诚挚的敬意，因为他的主动和努力极其值得赞赏。

今天，我们又在充满困惑和恐惧的气氛中开会。我们感到困惑是因为看到原来是友邦的国家之间竟然能够发生这样严重的误解。我们感到困惑是因为这些事件不论有多么可悲，但都可能会影响到任何一个成员国对其国际义务的理解。我们感到恐惧是因为多年以来制定出来的国际法规则和准则正在遭到严重的威胁，甚至破坏。我们感到恐惧是因为盲目的感情用事会使人们误信，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比诉诸调解办法能够获得更多的好处。

11月4日，我们得知一件令人沮丧的事：德黑兰美利坚合众国大使馆受到侵犯，约有六十二名美国外交人员和其他当地征聘的使馆工作人员被扣作人质。这个事件之所以极其令人不安不是因为又发生了一起劫持人质事件，而是因为人质在东道国官方许可下被劫持如此之久倒还是破题儿第一遭。的确使人倍加不安的是，人质竟是正式派驻到联合国一个会员国的外交代表，而且使事情更加复杂的是外交使馆的房舍和住宅在整个事件期间内也遭到占领。

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些行动是对指导国家行为的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最为严重的

违反。我国代表团坚决认为，外交人员和房舍不可侵犯是国际关系中不可破坏的支柱之一。因此，我国代表团过去和现在都一贯充分支持 S/13616 号文件所载 1979 年 11 月 9 日安全理事会主席所发表的声明中关于立即释放并保护人质的呼吁和后来安全理事会最近一次会议的同样的呼吁，以及秘书长和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作出的其他的努力和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秘书长和兄弟之邦几内亚共和国塞古·杜尔总统的呼吁。

伊朗当局断定，前政权继续不断地犯了许多不能原谅的不义行为，并且肆无忌惮地侵犯伊朗人民的人权。对此，人民要求获得赔偿。伊朗人民身受过他们所谓的“一连几任美国政府对他们内政的干涉”，所以才主张应将前伊朗国王引渡回伊朗作为释放人质的一项先决条件。

因为我来自的大陆有相当多的总统和国家元首被指责倾尽国库装入个人腰包因而被驱逐出国过流放生活，因为我来自的大陆长期以来都受到外国政府和财团任意决定和影响人们的命运，因为我来自的大陆有被错误思想指导的外国财团试图而且多次相当成功地，扶植起与它们勾结起来为了领袖个人聚财而破坏国民经济的政权，所以我能够了解伊朗人民的怨愤。但是，了解并不等于赞成伊朗人选择用来补偿其感受痛切的怨愤的方法。

安理会负有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它现在正面临着伊美关系危机正在深化的挑战。安理会现在有义务执行对付这种特别紧急状况的措施。

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担心，由于不可抑制的激动和紧张情绪正在增长，由于大家越来越意气用事，由于出现了具有消极影响力的利益，所以鲁莽或错误的判断，甚至估计错误都可能会不仅给国际和平与安全而且给人质的生命带有灾难性的后果。换言之，安全理事会如果没有明智的行动方针，就可能发生战争。我深信，安理会所代表的集体智慧不会让那种事情发生。

尼日利亚现在和将来都会坚持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尼日利亚总统，哈德吉·

谢胡·沙贾里阁下为了确保此项国家的信念，已写信给美国的吉米·卡特总统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宗教领袖霍梅尼，虔诚地希望能够在不损伤人质的情况下，完全按照国际法和惯例，和平解决当前的这场危机。

在这方面，尼日利亚已经关切地注意到美国已向海牙国际法院控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国际法院已经安排在1979年12月10日开始举行有关本问题的听证；这进一步证明国际社会极严肃地希望承担起它的责任。我们表示支持国际法院院长的声明：即美国或伊朗任何一方都不应该采取任何使局势进一步恶化的行动。

伊朗发生的不幸事件以及这些事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更广泛的影响在我们的思想里产生了许多矛盾——一方面，我们应该支持伊朗，因为它是第三世界国家和不结盟国家，而且因为友好关系和共同宗教信仰把伊朗人民和我国人民结合在一起，此外，伊朗最近拒绝向南非输出石油并且断绝同南非的外交关系也显示出它了解非洲对南非的忧虑；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珍视同美利坚合众国的友谊，并且忠于不可替代的国际法原则和国际惯例以及《联合国宪章》及不结盟运动的各项原则。

因此，我们在充分考虑到所有这些事实和因素之后，诚恳请求伊朗政府和人民立即无条件释放美国人质。我们相信，一旦他们跨出了不可缺少的第一步，听从安全理事会的呼吁并且履行1961年《维也纳公约》所规定的义务，就可以在适当的讲坛适当地处理他们合法的怨愤。

胡林斯基先生（捷克斯洛伐克）：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同样认为，鉴于我们秘书长在今年11月25日信（S/13646）中所公布要采取的主动行动，似乎出现了一线真正的希望，安全理事会或许能够对和平解决美伊关系中出现的严重局势作出积极的贡献。

当秘书长采取这个主动时，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它已取得两个当事国政府的同意。这两国关系紧张达到危险程度所造成的局势正威胁到该区域的和平与稳定，在寻求对该局势的和平解决办法时，一件极为重要的事便是要设法保持瓦尔德海姆先生采取主动行动所根据的这个基本前提。归根到底，这个做法对满意地解决所有其他问题，包括一贯遵守普遍公认的国际外交法规则这个严肃的问题，都无疑地将会作出贡献。

从实际情况出发，我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将来也应该尽一切力量，创造条件，通过一些经过深思熟虑的可靠措施，以排除造成秘书长所说的“对整个世界都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S/13646）的局势。

确实，任何安全理事会可能采取的不正确的轻率步骤都可能对事件的进一步发展造成否定的效果，并且不单只是威胁到该部分世界的和平而已。

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严格遵守各国之间发展全面和平关系之必要条件是所有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始终遵守普遍承认的国际外交法规则这一立场。这些规则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违反或逾越，因为这些规则必须为制订它们的目的服务。外交法的基础是保证外交使团及其工作人员的不可侵犯性和他们不受东道国的管辖。在这方面，所有的东道国都必须无条件地遵守这些义务。同时，我国代表团也不能同意应该用任何形式或状态的武力或武力威胁来解决争端，不论这种争端有多么严重。

鉴于局势的严重性已经威胁到国际的和平与安全，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愿意支持安全理事会旨在既能使违反有关国际公约被拘留在德黑兰的外交人员获得迅速释放又能满足伊朗的正当要求的那些措施。《联合国宪章》特别是在第六章中提供了

几种和平手段，有关各方在目前情况下可以在安全理事会协助下加以使用，只要它们在使用和平手段时表现出最大限度的忍耐、折中精神和互相谅解。对此，我国代表团要强调的一点是，安全理事会在这方面可能通过的任何措施都不能被任何人或在任何情况下解释为进一步使冲突升级或干涉伊朗内政的理由。

主席：现在，我以中国代表团名义发言：

首先，中国代表团对秘书长就伊朗同美国之间的关系问题所采取的主动表示赞赏。

中国对伊朗同美国之间最近发生的事件感到关切。我们一贯主张不干涉别国内政，各国内部事务由各国人民自己管理。但我们也一向认为，国际关系准则和公认的外交豁免权应该受到普遍尊重。我们支持上月份安理会主席代表安理会关于立即释放被扣留的美国在伊朗的人质所作的呼吁。我们衷心地希望，这一事件能够按照国际法准则和外交惯例，通过和平协商，谋求早日得到合理和妥善解决。

现在，我继续以安理会主席身份发言。

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是利比里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发言。

塔布曼先生（利比里亚）：请允许我首先向你祝贺，在这十年动乱的最后一年的最后一个月，由你们中国这个伟大的国家来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是极其恰当的。感谢你 and 安理会的其他成员给予利比里亚荣誉和崇高的责任，参加今晚这场历史性的辩论。利比里亚总统小威廉·托尔伯特先生是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的现任主席。

安全理事会在这里议事之际，全世界的眼光都集中到安理会，这也许是从未有过的事。过去，许多严重威胁世界和平的事件取得了安理会的注意，无疑地将来还会有更严重的事件要求安理会关注。但是今晚全世界所面对的危险并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威胁和平事件。我们所面对的简直可以说是一场大灾难，因为国家间能够并且

据以和平交往的过程本身可能遭受到不可弥补的损害。当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一点时，各国无一例外地都开始认识到，这场危机所涉及到的问题不仅只是两个国家之间的严重争执，虽然它们两国都有可信赖的理由。甚至更为重要的是，保护重大的外交程序已危在旦夕，而如果这个程序受到破坏，对人类的前途则会有最深远、最不幸的后果。

安全理事会的行动和决定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今晚的会议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它再度肯定创立联合国的动机，也就是深信，在当今这个世界上，当面对抉择战争与和平的严重问题时，有理性的人的最后选择。只可能是依靠说理的力量而不可能是依靠武力。因此，安全理事会依照秘书长根据宪章第99条规定提出的有政治家风度的明智请求，召开了这个会议。这次会议完全可以称为一次世界性的镇民会议。为此，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赢得了各国的谢忱。

许多世纪以来，国家之间的往基本上采取两种形式：战争形态与和平形态。打仗时，国家依赖士兵；和平时期，则依赖外交人员。不过，顾名思义，文明人总是选择和平而避免战争。事实上，也只有因为或当外交失败时，才发生战争。由于外交在保障和平方面发挥如此重大的作用，所以自古以来，不论什么文化，保护外交过程、外交人员和财产，使之不得侵犯，自古以来就得到了公认和受到尊重。

自从联合国诞生以来，由于它致力于禁止战争和维护和平，外交人员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以及因而产生的对外交过程的保护就变得更加重要。这种重要性至少体现于三个重要的国际公约：《关于外交关系的维也纳公约》；《关于领事关系的维也纳公约》和《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

所有这些国际公约都重申了年代久远的国际习惯法原则，即外交代表不受任何形式的逮捕或拘留，他们绝对免受驻节国刑罚的管辖，他们必须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的，使他们不受任何对其人身、自由或尊严的攻击。根据国际法外交机构的房地、档案和文件同样地不能加以侵犯，各国在防止侵害外交官员、房地和工作人员的罪行方面互相合作。

作为一个律师，我很高兴有机会对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国际法原则详加解说。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在法庭上。此外，近几天来，安理会已经一致通过主席的几次发言，公开明确地支持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因为这场危机使这些原则危在旦夕。

因此，利比里亚今晚发表了一项呼吁，虽然这一呼吁有着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方面的依据，但是它的根据和出发点是人道主义的考虑和对世界和平的深切关注。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现任主席诚挚而坚定地愿意协助为了和平而进行的宝贵努力。在我们西非和整个非洲，他为和平事业所作的努力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和尊重。因此，不足以奇，他早在这次危机之初便向伊朗领导人发出一封电报。如蒙安理会允许，我愿意宣读电文如下：

“阿亚图拉·霍梅尼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国家首脑及宗教领导人，

伊朗，德黑兰

“我以阿拉的名义，向你致意，并且对于你采取行动从被拘留在德黑兰美国大使馆内的人质中释放两名陆战队士兵和一名女秘书，表示赞赏。由于我们对被拘留人士的人道主义的深切关怀，所以我们早先致函给你，吁请释放他们，以便避免使世局紧张，可能扰乱国际和平与安全。我们认为，拘留人质纠正不了过去对伊朗人民可能犯下的那些错误。我们也不认为违反一切国际法原则审判外交人员，会带给伊朗人民他们所觉得应当享有的正义。为了这些理由以及出自我们对个人生命和尊严的尊重，我们再度极力呼吁，请你宽大为怀，从中介入，不论种族、性别或信仰，释放一切人质。我向你阿亚图拉保证，这样一种行动不仅使大慈大悲的阿拉看来感到高兴，并且也将会提高你们伟大的国家和人民的形象和受人尊敬的地位。让我再向你保证，我作这个呼吁绝没有丝毫干涉你们国家内政的意图。请接受我最崇高的敬意。

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

利比里亚总统

小威廉·托尔伯特（签名）”

几天后又有一些人质获得释放，非统组织现任主席再向伊朗领导人发送了下列信函：

“我以慈悲的阿拉的名义，再度向你致意，并就你体现伊斯兰教的宽大精神，从被拘留在德黑兰美国大使馆内的人质中又另外释放十人，表示我们的深切赞赏。昨天和今天释放十三名人质引起了许多人的欢快。如果发布消息说，你进一步体现伊斯兰教的宽大精神，促使其余被拘留于德黑兰的人质获得释放，则这种快乐将会达到更大的程度，更多的人会感到欢乐。在早先的信函中我们已说过，这种宽大的表示只会提高你们伟大的国家和人民的形象和受人尊敬的地位。请接受我最崇高的敬意。

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

利比里亚共和国总统

小威廉·托尔伯特（签名）”

历史教导我们，全世界也都知道，没有任何其他地方的人民比非洲人民遭受过更大的迫害、不公正和剥削。尽管如此，非洲各国和人民还是一直并且将来仍旧要通过和平的过程以法律的手段来伸诉他们的冤曲。用法律的手段，并且基本上通过和平的过程，我们非洲人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几乎使我们大陆全部实现非殖民化。眼前，津巴布韦的非洲领导人在伦敦似乎就要在谈判中获得胜利。即使当他们的武装力量正在一场代价巨大而残酷的解放战争中接近胜利的边缘时，这些领导人仍旧选择谈判的道路来解决他们的争端。但这并不是说我们非洲人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处境已经心满意足。我们认识到国际体系在许多方面——在法律方面、经济方面、对正义的基本要求方面——都远不是完美无缺的；但是进步和正义是有可能实现的，我们将不折不挠地坚持下去。

置此核子时代，在非洲和全世界，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挑战是趁还有时间之

际赶紧改善国际关系。如果要达到这一个如此值得称赞、如此为人所期望的目标，毫无疑问，国家间安全而有保障的接触是决不可少的先决条件。

当我们即将进入1980年代之际，但愿对于外交人员履行他们的崇高职务来说我们不致让这个世界成为不安全的地方。如果真是事与愿违的话，人类将很快地陷入黑暗野蛮的深渊，简直危险到难于想象的程度。

主席：谢谢利比里亚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我要告诉安理会各成员国，我刚才收到扎伊尔代表的一封信，要求应邀参加讨论安理会当前审议的项目。

按照惯例，我提议在安理会的同意下，并按照《宪章》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的有关规定，邀请扎伊尔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由于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卡曼达·瓦·卡曼达先生（扎伊尔）在安理会议事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邀请扎伊尔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请他发言。

卡曼达·瓦·卡曼达先生（扎伊尔）：首先，让我向你衷心祝贺当选为1979年12月份安理会的主席。扎伊尔共和国很高兴见到中国代表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中国是个大国，同时与第三世界所有国家一道有许多共同点和许多共同关心的事情。中国始终不渝地支持非洲统一组织和不结盟国家运动的一切正义行动和事业。

我也要衷心祝贺安理会的前一任主席，玻利维亚大使，谢谢他卓越干练地主持安理会的会务和为这项棘手的工作所做出的努力。

按照宪章，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是安理会的首要责任，这次会议正是在国际关系的发展到特别紧要关头时召开的。从世界东南西北向安理会发来不可胜数的呼吁，所有这些呼吁都是同样的迫切，也同样是由于这个过渡时期动荡不定所引起的。

当然，世界正在谋求和平、安全和有效的保证，以防止从各方面威胁着我们、威胁着我们的生存、进步和各国与各国人民间真诚合作的动荡不安。

任何观察者，负责任的人都不会不注意到继在伊朗享有为现行有关国际文书保证和保护的外交豁免权的人被劫持作为人质后，世界所面临的局势蕴藏着无法估计的严重后果，可能严重地破坏将来对国际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和安全的信心。

我们充分尊重伊朗的独立、主权和其一切权利，包括其人民自由决定自己前途的权利，但同时我们不仅和惶惶不可终日、几个星期以来都在等待亲人回来的家庭一样，而且也和世界上所有负责任的人一样，和全世界想知道如果这种行动被接受和容忍国际关系及合作将会受到什么影响的有正义感的人一样感到同样的焦急和忧虑。

因此，我们呼吁伊朗领导人按照其悠久文明的传统，充分尊重别人的权利、遵守指导现代国际关系及国际合作的国际公认的既定原则。这些原则，象当代人感到自豪的一切民主原则一样，是不懈努力和艰苦奋斗的成果，是全世界的价值遗产。

我们第三世界继续坚定不移地争取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争取建立更加公正和平等的国际关系体制，能使之不受恐惧、武断行为和武力的干扰，并且得到法律的保障。我们对这一点极其重视，因为我们深信在一个没有原则和法律的世界里我们会归于失败。

如果这些原则得不到必不可少的尊重，当代文明就会瓦解，同时，我们在国际关系中一贯维护的本已岌岌可危的秩序和正义也会随之丧失。

如果联合国宪章和在国际关系中确保秩序和正义被违犯的国际公约的客观规则和原则，遭到任何的忽视，为数最多、也最脆弱的中小国家肯定是最大受害者。

我们深信，伊朗的负责人决不会在历史面前接受这样的罪责。因此，现在，我们向他们庄严而友好地呼吁，要求他们无条件地释放人质，不要虐待他们，而要

把他们安然无恙地送回祖国，这才符合全世界，特别是伊朗的利益。由极崇高的、体面的和受人尊敬的动机所启发和支持的成功的伊朗革命在释放人质后肯定变得更加强大、更加巩固，伊朗也将因此扬眉吐气，恢复它在自由国家中的位置。

我们请求美国政府，尽管它正处于困难的境地，但仍要保持忍耐，尽量使用一切外交、谈判、法律、友好亲善的办法，耐心而杰出地寻求和平解决争端的办法而不使用武力，以便保全一个在国际关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大国的国际声誉。

与此同时，我们邀请联合国秘书长继续为进行斡旋并作出这一问题的迫切性和严重性所要求的一切努力，尽力找出符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解决办法，以防止各国和国际关系的机构制度走向极端，包括走向冒险主义。

扎伊尔共和国坚决反对以劫持人质、政治暗杀和使用武力来解决国际争端。

安理会是负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机构，因此这次会议肩负着极其重大的责任。今天晚上，全世界都注视着联合国的这个重要机构。

因为许多人的生命危在旦夕，安理会决不能辜负这些期望，要作出明智的决定。这个决定的特点应该是既有维护原则的坚定性又有执行这些原则的灵活性。

在这个困难时刻，扎伊尔共和国要向美国政府和人民，向有关家庭表示同情。除非安理会采取适当的行动解决这个特别令人困扰的问题，否则今后任何国家都不免会受到这种行动的危害。

主席：谢谢扎伊尔代表对我国和我说的友好的话。

名单上已经没有其他要求发言的人了。因此，现在我打算宣布散会。安全理事会下次会议将在明晚7时30分举行，继续审议本项目

晚十一时二十分散会